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六十三回 申公豹說反殷郊

詩曰：公豹存心至不良，紂王兩子喪疆場。當初致使殷洪反，今日仍教太歲亡。

長舌惹非成個事，巧言招禍作何忙。雖然天意應如此，何必區區話短長！

話說羽翼仙在地下打滾，只叫：「疼殺我也！」這道人起身，徐徐行至面前，問曰：「你方纔去吃齋，為何如此？」大鵬答曰：「我吃了些麵點心，腹中作疼。」道人曰：「吃不著，吐了罷。」大鵬當真的去吐，不覺一吐而出，有雞子大，白光光的，連綿不斷，就像一條銀索子，將大鵬的心肝鎖住。大鵬覺得異樣，及至扯時，又扯得心疼。大鵬甚是驚駭，知是不好消息，欲待轉身，只見這道人把臉一抹，大喝一聲：「我把你這孽障！你認得我麼？」——這道人乃是靈鷲山元覺洞燃燈道人。——道人罵曰：「你這孽障！姜子牙奉玉虛符命，扶助聖主，戡定禍亂，拯溺救焚，弔民伐罪，你為何反起狼心，連我也要吃？你助惡為虐！」命黃巾力士：「把這孽障吊在大松樹上，只等姜子牙伐了紂，那時再放你不遲！」大鵬忙哀訴曰：「老師大發慈悲，赦宥弟子！弟子一時愚昧，被傍人唆使；從今知過，再不敢正眼窺視西岐。」燃燈曰：「你在天皇時得道，如何大運也不知，真假也不識，還聽傍人唆使，情真可恨，決難恕饒！」大鵬再三哀告曰：「可憐我千年功夫，望老師憐憫！」燃燈曰：「你既肯改邪歸正，須當拜我為師，我方可放你。」大鵬連忙極口稱道曰：「願拜老爺為師，修歸正果。」燃燈曰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我放你。」用手一指，那一百零八個念珠還依舊吐出腹中。大鵬遂歸燃燈道人，往靈鷲山修行。不表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九仙山桃源洞廣成子只因犯了殺戒，只在洞中靜坐，保攝天和，不理外務。忽有白鶴童子奉玉虛符命，言子牙不日金臺拜將，命眾門人須至西岐山餞別東征。」廣成子謝恩，打發白鶴童子回玉虛去了。道人偶想起殷郊：「如今子牙東征，把殷郊打發他下山，佐子牙東進五關，一則可以見他家之故土，一則可以捉姪己報殺母之深仇。忙問：「殷郊在那裏？」殷郊在殿後聽師父呼喚，忙至前殿，見師父行禮。廣成子曰：「方今武王東征，天下諸侯相會孟津，共伐無道，正你報仇泄恨之日。我如今著你前去，助周作前隊，你可去麼？」殷郊聽罷，口稱「老師」曰：「弟子雖是紂王之子，實與姪己為仇。父王反信奸言，誅妻殺子，母死無辜，此恨時時在心，刻刻掛念，不能有忘。今日老師大發慈悲，發付弟子，敢不前往，以圖報效，真空生於天地間也。」廣成子曰：「你且去桃源洞外獅子崖前，尋了兵器來，我傳你些道術，你好下山。」殷郊聽說，忙出洞往獅子崖來尋兵器。只見白石橋那邊有一洞。怎見得，有西江月為證：

門依雙輪日月，照耀一望山川。珠淵金井煖含煙，更有許多堪羨。疊疊朱樓畫閣，凝凝赤壁青田；三春楊柳九秋蓮，兀的洞天罕見。

話說殷郊見石橋南畔有一洞府，獸環朱戶，儼若王公第宅。殿下自思：「我從不曾到此，——過橋去，便知端的。」來至洞前，那門雖兩扇不推而自開。只見裏邊有一石几，几上有熱氣騰騰六七枚豆兒。殷郊拈一個吃了，自覺甘甜香美，非同凡品：「好豆兒，不若一總吃了罷。」剛吃了時，忽然想起：「來尋兵器，如何在此閑玩？」忙出洞來，過了石橋，及至回頭，早不見洞府。殿下心疑，不覺渾身骨頭響，左邊肩頭上忽冒出一隻手來。殿下著慌，大驚失色。只見右邊又是一隻。一會兒忽長出三頭，六臂，把殷郊唬得目瞪口呆，半晌無語。只見白雲童子來前叫曰：「師兄，師父有請。」殷郊這一會略覺神思清爽，面如藍靛，髮似硃砂，上下獠牙，多生一目，攏攏蕩蕩，來至洞前。廣成子拍掌笑曰：「奇哉！奇哉！仁君有德，天生異人。」命殷郊進洞，至桃園內，廣成子傳與方天畫戟，言曰：「你先下山，前至西岐，我隨後就來。」道人取出番天印、落魂鐘、雌雄劍付與殷郊。殷郊即時拜辭下山。廣成子曰：「徒弟，你且住。我有一事對你說。吾將此寶盡付與你，須是順天應人，東進五關，輔周武，興弔民伐罪之師，不可改了念頭，心下狐疑，有犯天譴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殷郊曰：「老師之言差矣！周武明德聖君，吾父荒淫昏虐，豈得錯認，有辜師訓。弟子如改日前言，當受犁鋤之厄。」道人大喜。殷郊拜別師尊。正是：

殿下實心扶聖主，只恐傍人起禍殃。

話說殷郊離了九仙山，借土遁往西岐前來。正行之間，不覺那遁光飄飄，落在一座高山。怎見得好山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冲天占地，轉日生雲。冲天處尖峰轟轟，占地處遠脈迢迢。轉日的，乃嶺頭松鬱鬱；生雲的，乃崖下石磷磷。松鬱鬱，四時八節常青；石磷磷，萬年千載不改。林中每聽夜猿啼，澗內常見妖蟒過。山禽聲咽咽，走獸吼呼呼。山獐山鹿，成雙作對紛紛走；山鴉山雀，打陣攢群密密飛。山草山花看不盡，山桃山果應時新。雖然崎險不堪行，卻是神仙來往處。

話說殷郊纔看山巔險峻之處，只聽得林內一聲鑼響，見一人面如藍靛，髮似硃砂，騎紅砂馬，金甲紅袍，三隻眼，拎兩根狼牙棒，那馬如飛奔上山來，見殷郊三頭六臂，也是三隻眼，大呼曰：「三首者乃是何人，敢來我山前探望？」殷郊答曰：「吾非別人，乃紂王太子殷郊是也。」那人忙下馬，拜伏在地，口稱：「千歲為何往此白龍山上過？」殷郊曰：「吾奉師命，往西岐去看姜子牙。」話未了，又一人帶扇雲盔、淡黃袍、點鋼槍、白龍馬，面如傅粉，三縉長髯，也奔上山來，大呼曰：「此是何人？」藍臉的道：「快來見殷千歲。」那人也是三隻眼，滾鞍下馬，拜伏在地。二人同曰：「且請千歲上山，至寨中相見。」三人步行至山寨，進了中堂。二人將殷郊扶在正中交椅上，納頭便拜。殷郊忙扶起，問曰：「二位高姓大名？」那藍臉的應曰：「末將姓溫，名良；那白臉的姓馬，名善。」殷郊曰：「吾看二位一表非俗，俱負英雄之志，何不同吾往西岐立功，助武王伐紂？」二人曰：「千歲為何反助周滅紂者何也？」殷郊答曰：「商家氣數已盡，周家王氣正盛，況吾父得罪於天下，今天下諸侯應天順人，以有道伐無道，以無德讓有德，此理之常，豈吾家故業哉。」溫良、馬善曰：「千歲興言及此，真以天地父母為心，乃丈夫之所為，如千歲者鮮矣。」溫良與馬善整酒慶喜。殷郊一面吩咐嘍囉改作周兵，放火燒了寨柵，隨即起兵。殷郊三人同上了馬，離了白龍山，往大路進發，逕奔西岐而來。正是：

殷郊有意歸周主，只怕蒼天不可從。

殷郊正行，嘍囉報：「啟千歲：有一道人騎虎而來，要見千歲。」殷郊聞報，忙吩咐左右旗門官：令：「安下人馬，請來相見。」道人下虎進帳。殷郊忙迎將下來打躬，口稱：「老師從何而來？」道人曰：「吾乃崑崙門下申公豹是也。殿下往那裏去？」殷郊曰：「吾奉師命，往西岐投拜姬周，姜師叔不久拜將，助他伐紂。」道人笑曰：「我問你，紂王是你甚麼人？」殷郊答曰：「是吾父王。」道人曰：「恰又來！世間那有子助外人而伐父之理！此乃亂倫忤逆之說。你父不久龍歸滄海，你原是東宮，自當接成湯之胤，位九五之尊，承帝王之統，豈有反助他人，滅自己社稷，毀自己宗廟，此亙古所未聞者也。且你異日，百年之後，將何面目見成湯諸君於在天之靈哉！我見你身藏奇寶，可安天下；形象可定乾坤，當從吾言，可保自己天下，以誅無道周武，是為長策。」殷郊答曰：「老師之言雖是，奈天數已定，吾父無道，天命人心已離，周主當興，吾何敢逆天哉！況姜子牙有將相之才，仁德數布於天下，諸侯無不響應。我老師曾吩咐我下山助姜師叔東進五關，吾何敢有背師言，此事斷難從命。」申公豹暗想：「此言犯不動他，也罷，再犯他一場，看他如何。」申公豹又曰：「殷殿下，你言姜尚有德，他的德在那裏？」殷郊曰：「姜子牙為人公平正直，禮賢下士，仁義慈祥，乃良心君子，道德丈夫，天下服從，何得小視他。」申公豹曰：「殿下有所不知。吾聞有德不滅人之彝倫，不戕人之天性，不妄殺無辜，不矜功自伐。殿下之父親固得罪於天下，可與為讎；殿下之胞弟殷洪，聞說他也下山助周，豈意他欲邀己功，竟將殿下親弟用太極圖化成飛灰，此還是有德之人做的事，無德之人做的事？今殿下忘手足而事讎敵，吾為殿下不取也。」

殷郊聞言大驚曰：「老師，此事可真？」道人曰：「天下盡知，難道吾有誑語。實對你說，如今張山現在西岐住筍人馬，你只問他。如果殷洪無此事，你再進西岐不遲；如有此事，你當為弟報讎。我今與你再請一高人，來助你一臂之力。」申公豹跨虎而

去。殷郊甚是疑惑，只得把人馬催動，逕往西岐。殷郊一路上沉吟思想：「吾弟與天下無讎，如何將他如此處治，必無此事。若是姜子牙將吾弟果然如此，我與姜尚誓不兩立，必定為弟報讎，再圖別議。」

人馬在路，非止一日，來至西岐，果然有一支人馬打商湯旗號在此住筵。殷郊令溫良前去營裏去問：「果是張山否？」話說張山自羽翼仙當晚去後，兩日不見回來；差人打聽，不得實信。正納悶間，忽軍政官來報：「營外有一大將，口稱『請元帥接千歲大駕』，不知何故？請元帥定奪。」張山聞報，不知其故，沉思：「殿下久已身亡，此處是那裏來的？」忙傳令：「令來！」軍政官出營對來將曰：「元帥令將軍相見。」溫良進營來見張山，打躬。張山問曰：「將軍自何處而來？有何見諭？」溫良答曰：「吾奉殷郊千歲令旨，令將軍相見。」張山對李錦曰：「殿下久已身亡，如何此處反有殿下？」李錦在傍曰：「只恐是真。元戎可往相見，看其真偽，再做區處。」張山從其言，同李錦出營，來至軍前。溫良先進營回話，對殷郊曰：「張山到了。」殷郊曰：「令來。」張山進營，見殷郊三首六臂，像貌凶惡，左右立溫良、馬善，都是三隻眼。張山問曰：「啟殿下！是成湯那枝宗派？」殷郊曰：「吾乃當今長殿下殷郊是也。」因將前事訴說一番，張山聞言，不覺大悅，忙行禮，口稱：「千歲。」殷郊曰：「你可知道二殿下殷洪的事？」張山答曰：「二千歲因伐西岐，被姜尚用太極圖化作飛灰多日矣。」殷郊聽罷，大叫一聲，昏倒在地。眾人扶起。放聲大哭曰：「兄弟果死於惡人之手！」躍身而起，將令箭一枝折為兩段，曰：「若不殺姜尚，誓與此箭相同！」

次日，殷郊親自出馬，坐名只要姜尚出來。報馬報入城中，進相府報曰：「城外有殷郊殿下請丞相答話。」子牙傳令：「軍士排隊伍出城。」砲聲響處，西岐門開，一對對英雄似虎，一雙雙戰馬如飛，左右列各洞門人。子牙見對營門一人，三首六臂，青面獠牙；左右二騎乃溫良、馬善，各持兵器。哪吒暗笑：「三人九隻眼，多了個半人！」殷郊走馬至軍前，叫：「姜尚出來見我！」子牙向前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殷郊大喝曰：「吾乃長殿下殷郊是也！你將吾弟殷洪用太極圖化作飛灰，此恨如何消歇？」子牙不知其中緣故，應聲曰：「彼自取死，與我何干。」殷郊聽罷，大叫一聲，幾乎氣絕，大怒曰：「好匹夫！尚說與你無干！」縱馬搖戟來取。傍有哪吒登開風火輪，將火尖鎗直取殷郊。輪馬相交，未及數合，被殷郊一番天印把哪吒打下風火輪來。黃天化見哪吒失機，催開了玉麒麟，使兩柄銀鎚，敵住了殷郊。子牙左右救回哪吒。黃天化不知殷郊有落魂鐘。殷郊搖動了鐘；黃天化坐不住鞍轡，跌將下來。張山走馬將黃天化拿了。及至上了繩索，黃天化方知被捉。黃飛虎見子牙被擒，催開五色神牛來戰。殷郊也不答話，鎗戟併舉；又戰數合，搖動落魂鐘，黃飛虎也撞下神牛，早被馬善、溫良捉去。楊戩在傍見殷郊祭番天印、搖落魂鐘，恐傷了子牙，不當穩便，忙鳴金收回收隊伍。

子牙忙令軍士進城，坐在殿上納悶。楊戩上殿奏曰：「師叔，如今又是一場古怪事出來！」子牙曰：「有甚古怪？」楊戩曰：「弟子看殷郊打哪吒的番天印；此寶乃廣成子師伯的，如何反把於殷郊？」子牙曰：「難道廣成子使他來伐我？」楊戩曰：「殷洪之故事，師叔獨忘之乎？」子牙方悟。

且說殷郊將黃家父子拿至中軍。黃飛虎細觀不是殷郊。殷郊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黃飛虎曰：「吾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。」殷郊曰：「西岐也有武成王黃飛虎？」張山在傍坐，欠身答曰：「此就是天子殿前黃飛虎；他反了五關，投歸周武，為此叛逆，惹下刀兵；今已被擒，正所謂『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』，是彼自取死耳。」殷郊聞言，忙下帳來，親解其索，口稱：「恩人，昔日若非將軍，焉能保其今日。」忙問飛虎曰：「此人是誰？」黃飛虎答曰：「此吾長子黃天化。」殷郊急傳令也放了；因對飛虎曰：「昔日將軍救吾兄弟二人；今日我放你父子，以報前德。」黃飛虎感謝畢，因問曰：「千歲當時風刮去，卻在何處？」殷郊不肯說出根本，恐泄了機密，乃朦朧應曰：「當日乃海島仙家救我，在山學業；今特下山，來報吾弟之仇。今日吾已報過將軍大德，倘後見戰，幸為迴避。如再被擒，必正國法。」黃家父子告辭出營，至城下叫門。把門軍官見是黃家父子，忙開城門放入。父子進相府來見子牙，盡言其事。子牙大喜。次日，探馬來報：「有將請戰。」子牙問：「誰人去走一遭？」傍有鄧九公願往。子牙許之。鄧九公領令出府，上馬提刀，開放城門；見一將白馬長鎗，穿淡黃袍。怎見得：

戴一頂扇雲冠，光芒四射；黃花袍，紫氣盤旋；銀葉甲，輝煌燦爛；三股條，身後交加；白龍馬追風趕日；杵白鎗大蟒頭蛇。修行在仙山洞府，成道行有正無邪。

話說鄧九公大呼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馬善曰：「吾乃大將馬善是也。」鄧九公也不通名姓，縱馬舞刀，飛來直取。馬善鎗劈面相迎。兩馬往還，戰有□二三回合，鄧九公刀法如神，馬善敵不住，被鄧九公閃一刀逼開了馬善的鎗，抓住腰間條袍，拎過鞍轡，往下一摔，生擒進城，至相府來見子牙。子牙問曰：「將軍勝負如何？」九公曰：「擒了一將，名喚馬善；令在府前，候丞相將令。」子牙命：「推來。」少時，將馬善推至殿前。那人全不畏懼，立而不跪。子牙曰：「既已被擒，何不屈膝？」馬善大笑，罵曰：「老匹夫！你乃叛國逆賊。吾既被擒，要殺就殺，何必多言！」子牙大怒，令：「推出府斬訖報來！」南宮适為監斬官，推至府前，只見行刑箭出，南宮适手起一刀，猶如削菜一般。正是：

鋼刀隨過隨時長，如同切水一般同。

南宮适看見大驚，忙進相府回令曰：「啟丞相：異事非常！」子牙問曰：「有甚話說？」南宮适曰：「奉令將馬善連斬三刀，這邊過刀，那邊長完，不知有何幻術，請丞相定奪。」子牙聽報大驚，忙同諸將出府來，親見動手，也是一般。傍有韋護祭起降魔杵打將下來，正中馬善頂門，只打的一派金光，就地散開。韋護收回杵，還是人形。眾門人大驚，只叫：「古怪！」子牙無計可施，命眾門人：「借三昧真火燒這妖物！」傍有哪吒、金、木二吒、雷震子、黃天化、韋護，運動三昧真火焚之。馬善乘火光一起，大笑曰：「吾去也！」楊戩看見火光中走了馬善。子牙心下不悅。各回府中，商議不提。

且言馬善走回營來見殷郊，盡言擒去，怎樣斬他，怎樣放火焚他：「末將借火光而回。」殷郊聞言大喜。子牙在府中沉思。只見楊戩上殿，對子牙曰：「弟子往九仙山探聽虛實，看是如何。二則再往終南山，見雲中子師叔，去借照妖鑑來，看馬善是甚麼東西，方可治之。」子牙許之。楊戩離了西岐，借土遁逕往九仙山來；不一時，頃刻已至桃園洞，來見廣成子。楊戩行禮，口稱：「師叔。」廣成子曰：「前日令殷郊下山，到西岐同子牙伐紂，好三首六臂麼？候拜將日，再來屬他。」楊戩曰：「如今殷郊不伐朝歌，反伐西岐，把師叔的番天印打傷了哪吒諸人，橫行狂暴。弟子奉子牙之命，特來探其虛實。」廣成子聞言，大叫：「這畜生有背師言，定遭不測之禍！但吾把洞內寶珍盡付與他，誰知今日之變。」叫楊戩：「你且先回，我隨後就來。」楊戩離了九仙山，逕往終南山來，須臾而至；進洞府，見雲中子行禮，口稱：「師叔，今西岐來了一人，名曰馬善，誅斬不得，水火亦不能傷他，不知何物作怪，特借老師照妖鑑一用；俟除此妖邪，即當奉上。」雲中子聽說，即將寶鑑付與楊戩。楊戩離了終南山，往西岐來，至相府，參謁子牙。子牙問曰：「楊戩，你往九仙山見廣成子，此事如何？」楊戩把上項事情一一訴說一遍；又將取照妖鑑來的事亦說了一遍。令：「明日可會馬善。」次日，楊戩上馬提刀，來營前請戰，坐名只要馬善出來。探馬報入中軍。殷郊命馬善出營。馬善至軍前，楊戩暗取寶鑑照之，乃是一點燈頭兒在裏面捉。楊戩收了寶鑑，縱馬舞刀，直取馬善。二馬相交，刀鎗併舉，戰有二三□回合，楊戩撥馬就走。馬善不趕，回營來見殷郊回話：「與楊戩交戰，那廝敗走，末將不去趕他。」殷郊曰：「知己知彼，此是兵家要訣。此行是也。」

且言楊戩回營進府來。子牙問曰：「馬善乃何物作怪？」楊戩答曰：「弟子照馬善，乃是一點燈頭兒，不知詳細。」傍有韋護曰：「世間有三處，有三盞燈：玄都洞八景宮有一盞燈；玉虛宮有一盞燈；靈鷲山有一盞燈。莫非就是此燈作怪？楊道兄可往三處一看，便知端的。」楊戩欣然欲往。子牙許之。楊戩離了西岐，先往玉虛宮而來；駕著土遁而走。正是：

風聲響處行千里，一飯工夫至玉虛。

話說楊戩自不曾至崑崙山，今見景致非常，只得玩賞。怎見得：

瓊樓玉閣，上界崑崙。谷虛繁地籟，境寂散天香。青松帶雨遮高閣，翠竹依稀兩道傍。霞光縹緲，采色飄飄。朱欄碧檻，

畫棟雕簷。談經香滿座，靜閉月當窗。鳥鳴丹樹內，鶴飲石泉傍。四時不謝奇花草，金殿門開射赤光。樓臺隱現祥雲裏，玉磬金鐘聲韻長。珠簾半捲，爐內煙香。講動『黃庭』方入聖，萬仙總領鎮東方。

話說楊戩至麒麟崖，看罷崑崙景致，不敢擅入，立於宮外，等候多時；只見白鶴童子出宮來，楊戩上前施體，口稱：「師兄，弟子楊戩借問老爺面前琉璃燈可曾點著？」白鶴童兒答曰：「點著哩。」楊戩自思：「此處點著，想不是這裏，且往靈鷲山去。」彼時離了玉虛，逕往靈鷲山來。好快！正是：

駕霧騰雲仙體輕，玄門須仗五行行。週遊寰宇須臾至，纔上崑崙又玉京。

楊戩進元覺洞，倒身下拜，口稱：「老師，弟子楊戩拜見。」燃燈問曰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楊戩答曰：「老爺面前的琉璃燈滅了。」道人抬頭看見燈滅了：「呀」的一聲：「這孽障走了！」楊戩把上件事說了一遍。燃燈曰：「你先去，我隨即就來。」楊戩別了燃燈，借土遁歸西岐，至相府，來見子牙，將至玉虛見燃燈事說了一遍：「……燃燈老師隨後就來。」子牙大喜。正言之間，門官報：「廣成子至。」子牙迎接至殿前，廣成子對子牙謝罪曰：「貧道不知有此大變，豈意殷郊反了念頭，吾之罪也。待吾出去，招他來見。」廣成子隨即出城，至營前大呼曰：「傳與殷郊，快來見我！」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